



东周列国志

冯梦龙 蔡元放 编

东周列国志

冯梦龙 蔡元放 编 秦惠民 徐安琪 校
上海文艺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周列国志/冯梦龙 蔡元放编

DONGZHOU LIE GUO ZHI

—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1996.3

ISBN7—5354—1278—5

I. 东…

I. ①冯… ②蔡…

Ⅲ. 中国—历史—故事

IV. I · 1048

东周列国志

DONGZHOU LIE GUO ZHI

冯梦龙编
蔡元放

策 划:鲁文忠

责任编辑:刘学明

封面设计:方隆昌

责任校对:朱久山

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 (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)邮编:430022

发行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

印刷者:文字 603 厂

开 本:850mm×1168mm 1/32

插页:4 印张:22.125

版 次:1996年3月第1版

1996年3月第1次印刷

字 数:900千字

印数:0001—10000册

ISBN7—5354—1278—5/I · 1048

(简精装)定价:2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给厂方,负责调换。

前 言

《东周列国志》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。它以年代为经、国别为纬，将春秋、战国五百多年的历史编缀成故事性强、结构完整的历史演义。

讲述列国故事的书，最早当推宋元之际出现的《七国春秋平话》、《秦并六国平话》等话本。此后这类书籍渐多，演说这类故事的人渐多。明嘉靖、隆庆年间，福建建阳书坊主人余邵鱼（字畏斋），编了一部八卷本的《列国志传》，以武王伐纣故事开篇，分节不分回，每节即事名篇，为章回体《新列国志》的编撰奠定了基础。今存万历三十四年（1606）余象斗的重刊本。万历四十三年（1615）又有托名陈继儒（亦署陈湄公）评校的十二卷本《列国志传》之刊印。二书名异实同。可观道人小雅氏在《新列国志》序言中指责《列国志传》“叙事之疏漏，人物之颠倒，制度之失考，词句之恶劣，有不可胜言者矣。”这就是冯梦龙“重加辑刻，为一百八回”之《新列国志》的缘由了。

冯梦龙（1574—1646），字子龙、犹龙，别号龙子犹、墨憨斋主人、顾曲散人、词奴等。长洲（今江苏苏州）人。虽少富才情，博学多闻，但屡考不中，久困诸生，未能释褐，以坐馆授徒为业。他著述甚丰，学精雅俗：既是著述《春秋》专著《麟台指月》的学问家，又是通俗文学的积极提倡者。他在《古今小说序》中对通俗小说的功用评价甚高，认为能使读者“可喜可愕，可悲可涕，可歌可舞。”并使“怯者勇，淫者贞，薄者敦，顽钝者汗下。虽日诵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。”冯梦龙富有理想抱负，晚年在南明唐王辖下的福建寿宁知县任上，曾大胆上疏陈述明代政治腐败之原因，经济凋敝之恶果。企图通过改革弊政的手段，维系明朝的法统。这种理想抱负，在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的南明小王朝中自然无法实现，但却深深地寄托在《新列国志》一书的编撰之中。《新列国志》是冯梦龙在余邵鱼《列国志传》基础上的再创之作，凡余邵鱼疏忽和遗漏的地方，大都依据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史记》等正史弼违匡谬，是正非讹。全书由《叙》、《凡例》、《引首》、《春秋战国舆地图》及108回正文组成，共约80万字。可观道人小雅氏在《序》中作过如下说明：

始乎东迁，迄于秦帝；东迁者列国所以始，秦帝者列国所以终。本诸《左》、《史》，旁及诸书，考核甚详，搜罗极富，虽数演不无增添，形容不无润色，而大要不致尽违其实。凡国家之废兴存亡，行事之是非成毁，人品之好丑贞淫，一一胪列，如指诸掌。

这一评价，是中肯允当的。

至清代乾隆年间，秣陵（今江苏南京）蔡元放（名昇，号七都梦夫、野云主人）对冯梦龙的《新列国志》做了某些删改，自称“稍为评鹭，条其得失而抉其隐微”（蔡《序》语）。存留了原《叙》（可观道人作）、《凡例》、《春秋战国舆地图》，增写了《蔡序》、《读法》、《封建地图考》，在每回正文前加了总评，文中还加了许多点评和夹注，字数增至 91 万之多，更名为《东周列国全志》，于乾隆年间刊行，成为近 200 年来最为流行的本子。总的说来，后者评鹭较多，删改甚少，原貌虽存，而书名则新彰而旧隐。

《东周列国志》的一、二两回，是全书的纲领，交代故事的来龙去脉。自第 3 回至 83 回，用五分之四的文字，充分演绎了诸侯兼并、五霸争雄的故事。自 84 至 108 回，则是演绎战国时期三家分晋、七雄并峙、一统于秦的历史。全书以春秋五霸、战国七雄的兴衰过程为主线，在广阔的范围内表现了 500 年间政治、军事、外交方面明争暗斗的时代风云，以及在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，人们的道德品行、思想情操和智慧胆略等价值观念，大大丰富了《列国志传》的思想内容，而成为东周之全书、雅俗之巨览。正如可观道人在《新列国志》序中所云：

往迹种种，开卷瞭然，披而览之，能令村夫俗子与缙绅学问相参。若引为法诫，其利益亦与“六经”诸史相埒，宁惟区区稗官野史，资人口吻而已哉！

这即是说，《东周列国志》具有“与‘六经’诸史相埒”的地位，可作为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“法诫”观之。

“得士者昌，失士者亡”。这是从列国的“兴废存亡”中引出的一条重要“法诫”，也是这部书的进步思想内容之一。这不仅表现在战国著名四公子养士的个人行为上，更重要的是表现在诸如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；百里奚、蹇叔、商鞅等人相秦，“立法教民，兴利除害”，为始皇的一统天下所建立的丰功伟绩，以及子父、吴起抗楚抗齐，“雄视天下”。这些事例足以说明，国之兴废存亡，关键在于各国君主能否选贤任能而鼎新革故，即所谓“总观千古兴亡局，尽在朝中用佞贤”，这难道不足以引起今人的深思么？

《东周列国志》的另一重要“法诫”告诉我们：残暴荒淫，虐民害物，必自取败亡。作者在书中反复宣传一个真理：“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”。君与民的关系，是“舟”与“水”的关系。爱民者昌，虐民者亡。周幽王的烽火戏诸侯、卫宣公的筑台纳媳、齐宣公的兄妹相淫、陈灵公的袒服戏朝、楚灵王的嬖爱细腰、晋灵公的肢解膳夫等等荒淫残暴的行径，是腐败耽乐、残暴不仁者的前车之鉴。

《东周列国志》中又一重要“法诫”告诉我们：凡为正义事业而舍生忘死、刚正不阿、抗暴除强的人，均流芳百世，彪炳千秋。诸如“赵氏孤儿”故事中忍辱含诟的程婴，刚烈明理的公孙杵臼，仗义执言的韩厥，以及完璧归赵的蔺相如，

哀国自沉的屈原，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。他们的思想品德，是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遗产，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。

《东周列国志》在艺术上也取得很大成就。从全书的结构布局看：主次分明，繁简有序，前后衔接，脉络井然。全书的头绪虽然如此纷繁，矛盾虽然如此错综复杂，但作者独运匠心，突出重点，十分清楚地交代出事件的来龙去脉，不仅使整个历史时代的概貌突现出来，而且使各国诸侯的成败兴亡也得到鲜明的反映。每个故事在宏观上是整个历史链条中的一环，构成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；在微观上又首尾分明，有相对的独立性。这均得益于作者的剪裁之妙。

《东周列国志》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各具特征。如卫懿公好鹤亡国、西门豹乔送河伯妇、伍子胥微服过昭关、弦高假命犒秦军，以及曹刿论战、曹沫劫齐、董狐直笔、专诸进炙、要离行刺、孙武演阵、毛遂自荐、冯驩弹铗、甘罗早成等等形象，都塑造得血肉丰盈，鲜明生动，且长久地布诸人口。

《东周列国志》由于“本诸《左》、《史》，旁及诸书，考核甚详，搜罗极富”，故在结构上有长短不齐、文字上有繁简不一之憾。而书中的愚忠愚孝等伦理道德之宣扬，因果报应等封建迷信之叙述，则是人所共知的时代局限，无损于这部书所焕发出的熠熠光华。

《东周列国志》是一部流传甚广、影响甚大的长篇历史小说。我们这次采用标点、校勘、注释的方法进行整理。以清乾隆年间桐石山房刻本《东周列国全志》作为底本，以清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澹雅书局刊行的《绣像东周列国全志》和明末金闾叶敬池刊行的《新列国志》进行参校。整理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
（一）校勘：底本中被蔡元放误删、误改的文字，依据参校本的有关内容补校和改正。为了压缩篇幅，校正的文字一律不出校记。

（二）注释：包括注音和释义两个方面。本书的解释以简明为原则，主要解释方言俗语、生僻字词、典故故实、职官制度、服饰占卜等等，均随文释义，不作深求。

（三）标点：本书语言古朴，言简意深，断句时句式易于繁碎。我们尽量依照现代书面语言属词断句的习惯，既不使一句话断得过碎，也不断得过长。

（四）删存：在整理中，我们删去了底本中的《凡例》、《引首》、《封建舆图考》以及每回正文前的总评、正文中的点评和夹注，共约十多万字。只保留了蔡元放所写的《读法》和《新列国志》、《东周列国全志》中的序言。这三篇文字对人物、事件、道德、行为的评价尚存在时代、认识上的局限，确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，但对理解本书的思想内容、体制特点、情节结构、因果关系、艺术表现手法有很大帮助，能使读者收到指点迷津、事半功倍之效。至于小说的正文，保留旧貌，未作任何删改。

蔡元放“评鹭”的《东周列国全志》一书，是在冯梦龙的《新列国志》基础

上“稍为评鹭，条其得失而抉其隐微”的评点润色之作，最大的特点是加了回评、点评和夹注。原书的回次、回目、体制、人物、情节、结构均无变动，故我们的整理本署名“冯梦龙、蔡元放编著”，而《东周列国志》书名较为通行，姑仍其旧。

本书第1至第54回文字的校勘、注释与标点由秦惠民执笔；第55至108回文字的校勘、注释与标点由徐安琪执笔。

责编刘学明先生为本书精心审校，厥功甚伟，特致谢忱！

秦惠民 徐安琪

1995年6月10日于华中理工大学寓舍

原序（一）（《新列国志》）

小说多琐事，故其节短。自罗贯中氏《三国志》一书，以国史演为通俗，汪洋百余回，为世所尚。嗣是效颦日众，因而有《夏书》、《商书》、《列国》、《两汉》、《唐书》、《残唐》、《南北宋》诸刻，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，然悉出村学究杜撰，佻侈砢磲^①，识者欲呕。姑举《列国志》言之，如秦哀公临潼斗宝一事，久已为间阎恒谭，而其纒纒乃更甚^②。按秦当景公之世，南附于楚，比于齐之附晋，故交见之役，屈建曰：“释齐、秦，他国请相见也。”哀之初年，楚灵方横，及平继之，而晋益不竞，不得已通吴制楚，于是有人郢之师，而包胥卒藉秦力以复楚。是始终附楚者，秦也。延至三晋、田齐之际，犹然遇秦以夷，不通中华会盟，孝公于是发愤修政，任商鞅变法，而秦始大。然则哀公之世，秦方式微^③，岂能号召十七国之君，并驾而赴临潼邪？夫以桓、文之盛，名为尊攘^④，而威力所及，载书犹寥寥可数；况斗宝何名，哀公何时，乃能令南之楚、北之晋、东之吴，数千里君侯刻日麇至^⑤，有是理乎？至伍员为明辅，尤属鄙俚，此等吃语，但可坐三家村田塍上指手画脚，醒锄犁瞌睡，未可为稍通文理者道也。顾此犹摘其一席话成片段者言之。其他铺叙之疏漏，人物之颠倒，制度之失考，词句之恶劣，有不可胜言者矣。墨憨氏重加辑演^⑥，为一百八回，“始乎东迁，迄于秦帝：东迁者列国所以始，秦帝者列国所以终。本诸《左》、《史》，旁及诸书，考核甚详，搜罗极富，虽敷演不无增添，形容不无润色，而大要不致尽违其实”。凡国家之废兴存亡，行事之是非成败，人品之好丑贞淫，一一胪列^⑦，如指诸掌。是故鉴于褒姒、骊姬，而知嬖不可以篡嫡；鉴于子颓、阳生，而知庶不可以奸长；

① 佻侈砢磲（mù luó lá jí 木罗刺集）：象声词。

② 纒纒（pī miù 批谬）：错误。

③ 式微：《诗经》《邶风·式微》：“式微式微，胡不归？”按“式微”本义为天将暮，后来成为事物由盛而衰的泛称。此为衰落之意。

④ 尊攘：谦逊。《礼·儒行》：“其尊让有如此者。”

⑤ 麇（qún 群）至：成群而至。

⑥ 墨憨氏：冯梦龙的别号。

⑦ 胪列：陈列。

鉴于无极、宰嚭^①，而知佞不可以参贤；鉴于囊瓦、郭开，而知贪夫之不可与共国；鉴于楚平、屠岸贾、魏颢、豫让，而知德怨之必反；鉴于秦野人、楚唐狡、晋里鳧须，而知襟量之不可以隘；鉴于二姜、崔、庆，而知淫风之足以亡身而覆国；鉴于王僚、熊比，而知非据之不可幸处；鉴于商鞅、武安君，而知惨刻好杀之还以自中；鉴于晋厉、楚灵、栾黶^②、智伯，而知骄盈之无不覆；鉴于秦武王、南宮万、养叔、庆忌，而知勇艺之无全恃；鉴于烛武、甘罗，而知老幼之未可量；鉴于越勾践、燕昭、孟明、苏季子，而知困衡之玉汝于成；鉴于宋闵公、萧同叔子，而知凡戏之无益；鉴于里克、茅焦，而知死生之不关于趋避。至于西门豹、尹铎之吏治，郑庄、先轸、二孙、二起、田单、信陵君、尉繚子之将略，孔父、仇牧、荀息、王蠋^③、肥义、屈原之忠义，专诸、要离^④、聂政、夷门侯生之勇侠，介子推、鲁仲连之高尚，管夷吾、公孙侨之博洽，共姜^⑤、叔姬、杞梁妻、昭王夫人之志节，往迹种种，开卷瞭然，披而览之，能令村夫俗子与缙绅学问相参，若引为法诫^⑥，其利益亦与“六经”诸史相埒^⑦，宁惟区区稗官野史，资人口吻而已哉！墨憨氏补辑《新平妖传》，奇奇怪怪，邈若河汉，海内惊为异书。兹编更有功于学者，浸假两汉以下，以次成编，与《三国志》汇成一家言，称历代之全书，为雅俗之巨览，即与《二十一史》并列邛架，亦复何愧。余且日夜从臾其成，拭目俟之矣。

吴门可观道人小雅氏撰。

① 嚭：音 pí (痞)。

② 黶：音 yān (掩)。

③ 蠋：音 zhú (烛)。

④ 要：音 yāo (腰)。

⑤ 共：音 gōng (恭)。

⑥ 法诫：历史的鉴诫。

⑦ 相埒 (liè 劣)：相等。

原序（二）（《东周列国全志》）

书之名，亡虑数十百种，而究其实，不过经与史二者而已。经所以载道，史所以纪事者也。《六经》开其源，后人踵增焉。训诚论议考辨之属，皆经之属也；鉴记纪传叙志之属，皆史之属也。顾《六经》者，圣人之书也。言体必有用，言用必有体。《易》与《礼》、《乐》，经中之经也，而事亦显焉。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，经中之史也，而道亦彰焉。后人才识浅短，遂不得不岐而贰之，斯不能不有所戾。故高谈名理者，常绌于博识之士；而自矜该洽者，其是非或谬于圣人。顾理无二致，故言道之书，虽世不乏著，究其精者，亦不过恢张余蕴，仅可作佐翼注疏；其卓者，糟粕唾余而已。若稍肆焉，则穿凿傅会，破碎支离之弊出矣。至于事，则不然。日新月异，千态万状，非圣人已然之书所能尽也。故经不能以有所益，而史则日以多。夫史固盛衰成败、废兴存亡之迹也。已然者事，而所以然者理也。理不可见，依事而彰，而事莫备于史。天道之感召，人事之报施，智愚、忠佞、贤奸之辨，皆于是乎取之，则史者可以翼经以为用，亦可谓兼经以立体者也。

自制举艺出，而经学遂湮。然帖括家以场屋功名故^①，犹知诵其章句。至于史学，其书既浩瀚，文复简奥，又无与于进取之途，故专门名家者，代不数人。学士大夫则多废焉置之，偶一展卷，率为睡魔所引耳。至于后进初学之士，若强以读史，则不免头岑岑^②，目森森，直苦海视之矣。《春秋》三《传》，《左氏》最为明备，专经者，犹或不能举其词，况其他乎！顾人多不能读史，而无人不能读稗官^③。稗官固亦史之支流，特更演绎其词耳。善读稗官者，亦可进于读史，故古人不废。

《东周列国》一书，稗官之近正者也。周自平辙东移，下迄吕政，上下五百有馀年之间，列国数十，变故万端，事绪纷纠，人物庞沓，最为棘目聱牙，其难读更倍于他史。而一变为稗官，则童稚无不可得读，夫至童稚皆得读史，岂非大乐极快之事耶？然世之读稗官者颇众，而卒不获读史之益者何哉？盖稗官不过记事而已，其于智愚、忠佞、贤奸之行事，与国家之废兴存亡、盛衰成败，虽皆胪

① 帖括：科举时代，考生为应付考试，往往把经书内容编成容易记诵的歌诀。

② 岑岑：胀痛、烦闷。

③ 稗官：野史小说。

列其迹，而与天道之感召，人事之报施，智愚、忠佞、贤奸计言行事之得失，及其所以盛衰成败、废兴存亡之故，固皆未能有所发明，则读者于事之初终原委，方且懵焉昧之，又安望其有益于学问之数哉？夫既无与于学问之数，则读犹不读，是为无益之书，安用灾梨祸枣为^①！坊友周君，深虑于此，嘱予者屡矣。寅卯之岁，予家居多暇，稍为评鹭^②，条其得失而抉其隐微。虽未必尽合于当日之指，而依理论断，是非既颇不谬于圣人，而亦不致遗嗤于博识之士。聊以豁读者之心目，于史学或亦不无小裨焉。故既为评之，而复叙之如此。

时乾隆十七年春月七都梦夫蔡元放氏题

① 灾梨祸枣：有害无益之喻。

② 评鹭（zhì 质）：评定。

读 法

《列国志》与别本小说不同。别本多是假话，如《封神》、《水浒》、《西游》等书，全是劈空撰出。即如《三国志》，最为近实，亦复有许多做造在于内。《列国志》却不然，有一件说一件，有一句话说一句，连记实事也记不了，那里还有工夫去添造。故读《列国志》，全要把作正史看，莫作小说一例看了。

《列国志》原是特为记东周列国之事。东迁始于平王，多事始于幽王。而本书却从宣王开讲者，盖平王东迁，由于犬戎之乱，犬戎之乱，由于幽王宠褒姒，立伯服，褒姒却从宣王时生根。且童谣亡国，亦先兆于宣王之世。故必须从他叙起，来历方得分明。此记事人倒树寻根之法，亦不得不然之理也。

《列国志》一书，大率是靠《左传》作底本，而以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吴越春秋》等书足之，又将司马氏《史记》杂采补入。故其文字、笔气，不甚一样，读者勿以文字求之。

《列国志》因是杂采众书所成，故其事之详略，都是不得不然，当日作者不曾加意增减。若再加修饰一遍，便自然更是好看。而列国之事，是古今第一个奇局，亦是天地间第一个变局。世界之乱，已乱到极处，却越乱越有精神。周室之弱，已弱到极处，却弱而不亡，淹淹缠缠，也还做了两百年天子，真是奇绝。

周室卜世卜年，皆过其数。子孙虽已微弱之甚，而仍称其主，不至遽然亡灭。前人议论，有说周家忠厚开基，盛德之报；有说封建屏藩，互相维制之力。据我看来，两说都有些正，不可偏在一处讲。

由周而秦，是古今变动大枢纽。其变动却自东迁以后起，逐渐变来。其中世运之升降，风俗之厚薄，人情之淳漓^①，制度之改革，都全不相侔。子弟能细心考察，便是稽古大学问。

即如用兵一事，春秋是春秋之兵，战国是战国之兵，不消说是大相悬绝。即春秋中，齐桓与晋文，便有大段不同处。齐桓时用兵，还不过声罪取服，其究竟不过请成设盟而已。到晋文时，便动辄以吞并为事。这便是世变大端中之一小变了。

齐桓时用兵，不过论百论千。到晋文时，兵便大盛，一战之际，常以万人。

^① 淳漓：淳，风俗质朴；漓，风俗浇薄。

齐桓用兵，还是堂堂之阵，正正之旗。到晋文时，便多行诡计了。却也是到了那个时候，其势不得不然，正是天运改移处。若不然，便如宋襄一般，自取祸败了。

用兵之法，变化多端，用少用众，用正用奇^①，最是不可方物。唯有《列国志》中，却是无体不备。前人于《左传》中，集其用兵计谋，便谓兵谋兵鉴，已得要领，况又益之以战国若干战法乎。子弟理会得此等处，胸中平添无数兵法。《列国志》有益子弟不少。

出使专对，圣人也说是一件难事。惟《列国志》中，应对之法最多，其中好话歹话，用软用硬，种种机巧，无所不备。子弟读了，便使胸中平添无数应对之法，真是有益子弟不少。

金圣叹批《水浒传》、《西厢记》，便说于子弟有益。渠说有益处，不过是作文字方法耳。今子弟读了《列国志》，便有无数实学在内，此与《水浒传》、《西厢记》，岂可同日而语！

一切演义小说之书，任是大部，其中有名人物纵是极多，不过十数百数，事迹不过数十百件，从无如《列国志》中，人物事迹之至多极广者，盖其上下五百馀年，侯国数十百处，其势不得不多，非比他书，出于撮凑。子弟读此一部，便抵读他本稗官数十部也。

《列国志》中，人物情事虽千态万状，无所不有，却无神佛僧道、邪说妖言在内，便觉眼界中清净许多，比他本稗官真是好看。

《列国志》中，也有几处说鬼，却是从《左氏传》来，其说鬼处也还在理上，不与他处邪说同也。

《列国志》中，有许多坏人，也有许多好人。但好人也有若干好法，坏人也有若干坏法。读者须细加体察，逐个自分出他的等第来，方于学问之道有益，不可只以“好坏”二字，囫囵过了。

《列国志》中，虽是也有好人，也有坏人，然毕竟是坏的多似好的，且好人又轻易不能全美。又多是各成其好，不甚相同。至于坏人做坏事，往往如出一辙。亦且穷凶极恶，已精而益求其精的坏法都坏将出来，当时人君却偏偏欢喜坏人。若善恶同时，又往往好不胜坏。又不知是天意作兴恶人，又不知用人者都是瞎子，真令人解说不出。

坏人明明作恶，还自好辨。偏是大奸大恶之人，他却偏会依附名义，竟似与好人一般，在暗里行其险毒之计。这种人最是很难认，观人者不可不知。

恶人依托名义，虽是可以感人，毕竟也有露马脚处。只是观者不审，便被他所骗耳，若明眼人自瞒不过。

^① 用正用奇：即“奇正”，古代兵战术语。《孙子·势》：“战势不过奇正，奇正之变，不可胜穷也。”

大约看好人、坏人之法，只从“义利”二字上着眼，便可十得七八。贤奸之变，虽有万态，究其本，总不能外此两字而已。

“义利”二字不并立。天理看得重，爵禄身家看得轻，便是君子。若事事只图自私自利，便自然要行到刻薄险毒上去了，从何处还有天理来。

“义利”二字，其机甚微，到后来便有天渊之隔。即如臣弑君，子弑父，是天地间非常大变。然原其心，却不过从“利”上起耳。若肯将名位富贵看得轻，便自然没有此事了。

《列国志》中，篡弑之祸甚多。其臣为乱臣，子为贼子，罪不容诛，自不消说。然论世者，也要将那君父察勘一番，推求其所以到此之故。虽不以此而宽臣子之罪，却当以此垂诫为人君父者，使其有所畏惮。故圣人云：“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。”又云：“为人君止于仁，为人臣止于敬，为人子止于孝，为人父止于慈。”又云：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”诸如此类，不可胜数，大率都是互举。后世一切重责子臣，便以凡为君父便可恣肆为恶者，此是宋儒之偏，失圣人之意矣。

立子以嫡，无嫡立长，自是正理。废嫡立庶，废长立幼，于天理、人情自是不妥。然立庶立幼者，爱之也；爱之，必思所以安全之。今悖于情理而立之，后来便必致有杀夺之祸。不特富贵享不成，反连性命都送断了，又贻家国以覆乱之祸。其是非利害本自显然，却以私心所溺，遂去安从危，去利就害，自寻祸乱。《列国志》中，此等不可枚举。前车既覆，后车复然，甚有身与其祸，而到后来仍自蹈之者。此等愚人，真是愚得又可笑，又可恨，又可怜。

忠而见疑，信而得谤，自是常事。只看自己所处之地，与所遇之人何如耳。《列国志》中，此类甚多。其中有学有术、处之有方者，庶几自全。若只是一味自信，莽慧行去，个个身受其祸，如申生、叔武之类是也，读之令人时生学术不多之惧。子弟于此等处，须加意理会，万勿草草看过。

《列国志》中，有许多出于微贱，一时投契君心，遂得致位卿相，荣宠终身。如管仲、宁戚、百里奚、范雎等类，其胸中抱负经济，都是最上一流。只看他初见时，各有一番高识定论，足以深入人主之心。至其后来设施，也都是条条件件，次次第第，上利君国，下益民生，可见不是一时取给口舌之便者然。若不是机缘凑巧，便也只好困穷草泽，沉埋一生了。天下万世，怀才抱艺而不得其时者，何可胜数，思之令人浩叹。

战国是游士之世。其游说之术，大都不甚相远。只是其中人品，却自有优劣、邪正、高下之不同，读者须自出眼力分别之，莫作一列看了。

物莫不聚于所好。国君好贤，如齐桓便有管、宁等诸人，晋文则有狐、赵等诸人，魏文则有田、段等诸人。齐庄好勇，则有殖绰、郭最等诸人。夫力举千斤，射穿七札，亦难得之力，而一时便有多人。可见一切人材，只患求之不力耳，何患无材哉！有国家者，操用人之权而辄曰人材不足，吾不信也。

人主自中材以上，未有不极知国事之需贤其理者。然高爵厚禄，偏难以与君子，而易以与小人。及到有事之秋，却要贤能君子出力，却是急切设处去讨，遂有乏才之叹，岂不可笑。

贪人不顾天理，昧却良心，做上许多坏事，其意不过图终身受用耳。却不知坏却良心，依旧不得受用，枉落千口骂名，有何便宜处？乃前人跌倒，后人偏不晓得把滑，如《列国志》中，乱臣贼子接踵而起，饕餮嗜金^①，蚺蛇甘鸩^②，可胜浩叹！

圣人云：“性相近，习相远。”古谚云：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”中材之主得贤臣，则可以为贤君；与奸佞谗谄之人处，则陷于恶而不觉矣。《列国志》中诸君，大半是因臣下以为转移，而其名誉美恶，遂成千古话柄。

“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。”虽是两句熟话，却是亘古不易之言。试看《列国志》中，许多君相、卿士、大夫，起初任情径遂，不听好言；及到祸乱已成，身名已败，却才思想善言，自羞自恨，已无及了。吾愿普天下贤士大夫、读书学者与良朋密戚，逆耳言来，莫便愤然加怒，且将那言语细细详味一番，即使其言不是，于己亦无所损。倘事有可疑，理有足采，便可及时补救，免到后来懊悔也。

本书中批语议论，劝人着眼处，往往近迂，殊未必愜读者心。自然，若肯信得一二分，于事未必无当，便可算我批书人于看书人有毫发之益，不止如村瞽说弹词，仅可供一时之悦耳也。

教子弟读书常苦，大是难事。其生来便肯钻研攻苦、津津不倦者，是他天分本高，与学问有缘。这种人，于百中只好一二，其余便都是不肯读书的了。但若是教他读论道论学之书，便苦扞格不入^③。至于稗官小说，便没有不喜去看的了。但稗官小说，虽好煞，毕竟也有不妥当处。盖其可惊可喜之事，文人只图笔下快意，于子弟便有大段坏他性灵处。我今所评《列国志》，若说是正经书，却毕竟是小说样子，子弟也喜去看，不至扞格不入。但要说它是小说，它却件件都从经传上来，子弟读了，便如把一部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都读熟了，岂非快事！

有人来说，《列国志》也不是全美之书，不可辄与子弟读。试问其故，则曰：其中夹有许多骄奢淫佚、丧心蔑理之事，恐子弟看了，引他邪心。此真三家村中冬烘先生之见，否则假道学及小儿强作解事者也。夫圣人书，善恶并存，但取善足以为劝，恶足以为诫而已。他本小说，于善恶之际，往往不甚分明。其下者，

① 饕餮（tāo tiè 涛帖）：贪残。

② 蚺（rán 然）蛇：蟒蛇。

③ 扞格：相抵触。

则更铺张淫媠，夸美奸豪，此则金生所谓其人可诛^①，其书可烧，断断不可使子弟得读者也。若《列国志》之善恶施报，皆一本于古经书，真所谓善足以为劝，恶足以为诫者，又何嫌于骄奢淫佚、丧心蔑理也哉！

他书亦讲报应，亦欲劝惩，但他书劝惩多是寓言，惟《列国志》中，件件皆是实事，则其劝惩为更切也。

《列国志》中繇词^②，其语甚古，亦甚验，不知当日所用是何古书，如何古法。自秦火后失传，殊令人恨恨。

《列国志》前后评语，悉是随手写去，更不曾重加点窜，其中字句多有不妥适处。盖我只是评其事理之是非，原无意于文字之工拙也。

《列国志》中，谬误甚多，如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，俱言宋襄夫人王姬，欲通公子鲍而不可。旧本乃谓其竟已通了。又说国人好而不知其恶，此事关系甚大，故不得不为正之。他如彗星出于北斗，主宋、齐、晋三国之君死难，本是周内史叔服之占，却作齐公子商臣使人占之。此类甚多，不能遍及也。

① 金生：指金圣叹。

② 繇词：卦兆占卜辞。

目 录

前言	(1)
原序 (一)	(1)
原序 (二)	(3)
读法	(5)
第 一 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	(1)
第 二 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	(6)
第 三 回 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	(13)
第 四 回 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	(19)
第 五 回 宠虢公周郑交质 助卫逆鲁宋兴兵	(25)
第 六 回 卫石碛大义灭亲 郑庄公假命伐宋	(31)
第 七 回 公孙阙争车射考叔 公子翬献谄贼隐公	(37)
第 八 回 立新君华督行赂 败戎兵郑忽辞婚	(43)
第 九 回 齐侯送文姜婚鲁 祝聃射周王中肩	(47)
第 十 回 楚熊通僭号称王 郑祭足被胁立庶	(52)
第 十 一 回 宋庄公贪赂构兵 郑祭足杀婿逐主	(57)
第 十 二 回 卫宣公筑台纳媳 高渠弥乘间易君	(63)
第 十 三 回 鲁桓公夫妇如齐 郑子亶君臣为戮	(69)
第 十 四 回 卫侯朔抗王入国 齐襄公出猎遇鬼	(73)
第 十 五 回 雍大夫计杀无知 鲁庄公乾时大战	(79)
第 十 六 回 释槛囚鲍叔荐仲 战长勺曹刿败齐	(84)
第 十 七 回 宋国纳赂诛长万 楚王杯酒虜息妫	(89)
第 十 八 回 曹沫手剑劫齐侯 桓公举火爵宁戚	(95)
第 十 九 回 擒傅瑕厉公复国 杀子颓惠王反正	(101)
第 二 十 回 晋献公违卜立骊姬 楚成王平乱相子文	(107)
第 二 十 一 回 管夷吾智辨俞儿 齐桓公兵定孤竹	(113)
第 二 十 二 回 公子友两定鲁君 齐皇子独对委蛇	(121)